

雪山

市特殊教育学校 刘统民



山亭多山,最有名的是因“民国大劫案”而蜚声中外的抱犊崮;然若论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最有仙风道骨的,那就要数雪山了。

山亭镇街南,一条河自东北而西南,蜿蜒而下。河水清清,四季流淌,在镇子西南约八里处,便向南一绕,画了一条弧线,弧内那座圆滑平缓的山,就是赫赫有名的雪山。

国内的名胜,大抵都一样;山下有水,山上有庙,庙里有老和尚。雪山也不例外。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雪山之灵缘于传说中的梵王:梵王早年在雪山修仙,道行日渐精进。一年秋季耕作时节,山下闹起了瘟疫,耕牛、耕马等驴骡大批死去,所剩无几,而土地尚未翻土,农人们心里焦急异常,男女老少齐上阵,用锄头一点一点翻,无奈进展太慢,眼看着霜降已过,误了农时怕要误了一年的收成。净心修行的梵王不忍,以泥土转而牛为马,作法使活之,送到田间,帮人们翻土耕作,并嘱农人:只管使用,万勿使其饮水。这些“天马天牛”不吃不喝,一劲耕起,看着汗出如浆的牛

马,农人就动了恻隐之心,于是忘了“忠告”,以水饮之,不想牛马饮后,皆化而为泥。农人于是知道了是修行的梵王相助,感激他的慈悲,方圆百里的百姓自发地来到雪山,向梵王拜谢。哪知梵王也因助耕一事功德无量,修行圆满,成仙而去。百姓乃塑梵王金身,香火不绝,一直沿袭至今。

传说的真假,姑且不去考证,但山上山下方圆百亩曾经有一所大规模的寺庙却是真的。

跨过一座桥,自雪山西南拾步,就可见山脚一片约百十亩的地方,满是碎石瓦砾,细看之,皆残垣断碑,文字依稀可见;几个塔状的石建筑高约数米,仍然矗立着,完整如初。这曾是寺庙的一角,数历战乱,庙宇已不复存在了,修行的僧人们恐怕都成正果了罢!对着大片断碑残垣,让人们只能想象当初香火的旺盛和香客们匆忙的脚步了。

绕过这片废墟,缓步而上,沿古老的小道曲折上行,一路怪石古柏,石是圆滑,柏是苍翠;几只殿猴驮负着功德碑,散落在半山腰;

殿后大部分身体隐入土里,仅露高昂了千年的头颅,碑面高大,然而文字却是模糊难辨,依稀不可读了。

靠近山顶处,到处苍松翠柏,古木森森,皆屈曲盘旋,劲如虬龙,让人油然而生敬畏之情,立刻变得肃然起来,仿佛有些神树,在无言地述说着几千年的沧桑变迁。位于山顶大殿的下前方,是大片的建筑遗址,其中一高台,虽历经了千年,仍是十分抢眼:规矩的大石方方正正,长近两米,宽约一米,厚达半米,堆砌的十分整齐,居高临下,整出了一个约近五十平米的场地,据说是戏台。寺庙的高僧唱戏何为?许是误传,窃以为是得道的高僧方丈开坛讲经的场所。至于四周遍布的隋朝的碑刻、唐朝的记录等仍是十分清晰,记录着重修的往事经过等。

转而山东,山势陡峭,下临雪河,自上而下,不下百米。半山腰间,自南而北,为摩崖石刻。有佛,有罗汉,有菩萨等若干尊,皆置于龕内,风雨不着,虽历经千年的风霜,面目仍是神采奕奕,清晰异常;更有左右上下石窟十数间,皆供奉着佛、罗汉、菩萨;石窟间相连相通,室

内落差数十米,游走于窟内并不容易,从上面的窟进入下面的窟,或自下返回到上,往往离不开手脚并用,充满了紧张和刺激。据有关文献考证记载,山亭境内的摩崖石刻,历史相当久远,雪山仅其一耳,其文化底蕴之深厚,由此可见一斑。

如今的雪山,每年的农历三月三,是铁定的庙会。农具要置办,自家的产品要交易,妇女要上香还愿,青年男女要借机谈情,老人们则会自备凳子来听戏;曲曲的山道上摆满了小摊,吃的、喝的,玩的、用的,一应俱全。总之,热闹是要看的,菩萨和佛更是要拜要求的,善男信女们坚信,心诚就会灵验,只要求了拜了,一年之中就会顺风顺水,平平安安。

依山傍水之地,往往就钟灵毓秀,山秀则地灵,地灵则人杰,雪山也是这样。解放以来,不知出了几多的能人志士、才子佳人,有市一级的领导,有留学归来的博士;各行各业,其才俊拔萃者,若问起出身,往往就会碰到一个说:乃山亭雪山人也!让你顿时生发出世界真小、枣庄真大的感慨来。



台客

越南小女孩

至北越陆龙湾旅游,刚抵达下车走在路上,一位小女孩怯生生的走过来向我推销手上的风景图片。

“先生,帮我买啦!三叠台币一百元,谢谢你啦!”小女孩一直跟着我,说话声音细弱,但似乎不达目的不要休。

“你的中国话说得不错,哪裡学来的,今年几岁?”看她一直跟着,我也有些好奇的提问。

“我今年九岁,就读小学四年级。中国话学校有教,今天是星期六,学校放假,妈妈要我出来卖东西,帮帮我嘛……”她仍然用细弱的声音说着、祈求着。

眼看是一位乖巧孝顺但家庭贫困的小女孩,于是我毫不迟疑的从口袋里掏出了一百元台币给她,并从他手上拿下了三叠风景明信片。

“谢谢啦!谢谢啦!”小女孩原本焦急的脸孔,终于露出了笑容,一再向我致谢。最后应我的要求,合影一张。

松鼠与人

松鼠与人之间,可以如此毫无心防的近距离接触,除了令我这个台湾人颇感新奇外,来至海峡彼岸的朋友们也饶有兴趣的摄影并观赏良久。

那日陪几位来台的大陆朋友至阳明山赏花。一行人在山上的小径走着走着,不觉来到一个广场。广场旁的栏杆边围了很多人好像在观赏什么,基于好奇心我们也凑近一探究竟。

几只松鼠停在栏杆边的树干上,虽然距离人群很近,但它们却未逃走,只是两眼骨碌碌的望着人群。人群中有人放几粒黑豆在栏杆上,一会儿只见它们由树干上一跃而下,大刺刺就在栏杆上啃食着。围观群众纷纷拿起相机捕捉镜头,它们也不逃避,任人取景。

由于我的背包里,恰有少许莲雾,遂拿了一颗剥些碎片置于栏杆上,只见几只松鼠纷纷由树干上跳下抢食,它们津津有味当场啃着,围观群众也被它们可爱的动作逗得乐呵呵!

类似的场景好像多年前我前往加拿大洛矶山脉旅行时曾见过,想不到在自己的国门就有了。唉!这种人与动物之间的和谐相处多好,希望在台湾更多的地方都能看到。

喂鱼

喂鱼可以喂得这么尽兴、愉悦,我想这个机会是十分难得的。

那是一口位于公园内的大池塘,池面广阔约有好几公顷。临池四眺,水波不兴,草木苍翠。池塘四周有环湖道路,每天都有无数民众前来踏青、溜狗,尤其是星期例假日,更是人声鼎沸,热闹异常。

在池塘的一处适当地点,建有一座木造观景平台。平台立于岸边水面上,走上平台,可以以更理想的角度来欣赏池面之美。而更让人有趣的是平台下面无数来回游着大大小小的鲫鱼、吴郭鱼、金鱼等,他们或许早已习惯了人类的喂食,并不怕人类。

只要有人丢下一片面包,牠们即群起抢食,场面热闹异常。而更令人讶异的是,不只是鱼类抢食,池塘中无数大大小小的乌龟、甚至鸭群也纷纷闻风从远处赶来加入抢食的行列,那种热闹情形大约只能用“抢抢滚”来形容吧!

喂鱼,看成群鱼儿为了生存食物而争抢,除了有趣之外,也不免反思我们现代人的生活真幸福,不用为食物的短缺而烦恼,能不惜福乎?

骑脚踏车

好久没有骑脚踏车了。

那天在台南岳家,偶而心血来潮骑着他的脚踏车至住家附近的农田小路逛逛,感触良多。

首先想到的是自己读中学时的一段骑脚踏车“血泪史”。

那时每天早上一大早五点半左右就要骑着家中一辆破脚踏车往火车站街,赶五点五十分多的火车。家里距火车站约有一公里多的距离,这条路绝大部分都是碎石子路,十分难行。由于时间压力每次总是骑得气喘嘘嘘,满头大汗。就这样我骑了六年,那是一段十分痛苦难忘的记忆。

上了大学后我也经常骑脚踏车,不过那是悠闲及甜美的回忆,因为再也不用赶时间,骑脚踏车只是在校园当代步工具,有时也骑着它前往学校附近各风景区游玩。

进入社会就难得再骑脚踏车了。如今时代进步与改变,骑脚踏车只是为了时尚与健身,和笔者童年时大异其趣。

同学会

再一次前往中部参加大学同学会,三天两夜同学们都聊得也玩得很尽性!

这已是最近十年来大约第五或六次参加同学会了,眼见同学们年纪越来越大,有几位甚至已人生提早打烊,大家都十分珍惜这一年一次的聚会。有少数同学甚至每年千里迢迢从国外赶回参加。

谈起明年就是毕业四十周年,大家都感触良多。有同学提议不妨集众人之力,届时正式出版一本书以纪念之,此动议获得其他几位同学的支持通过,惟不知真正集稿时到底有多少位同学会响应!

当年班上毕业同学五十多人,如今参加同学会者最多二十多人,最少仅不到十人。同学们年龄都已超过六十,十分之九都已从工作岗位退了下来,此时正是人生闲云野鹤之时,大家不妨利用难得机会再聚首,共话当年求学生涯的酸甜苦辣。

当然最该感谢的是几位主办同学,若没有他们的热忱与坚持,恐怕同学会是办不起来的。



草原游记

文化路小学

张潇宇

“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这首脍炙人口的古诗淋漓尽致地描绘了草原的美丽风情,激起了我对大草原的无限向往。

今年暑假,爸爸带我踏上了梦寐以求的草原之旅。我们乘坐高铁来到首都北京,然后转乘旅游大巴直奔内蒙古大草原。汽车行驶在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上,路两边不时有骑马的放牧人赶着羊群走过。天空湛蓝湛蓝的,万里无云。草地碧绿碧绿的,一望无际。从山上往下看,蓝天与草地连在一起,羊群变成了一朵朵白色的大花点缀在草地上,像一幅美丽的山水画,令人心旷神怡。

不知不觉间,我们来到了目的地——乌兰布统大草原。一下车,草的芳香,风的凉爽扑面而来。这时几位

牧民迎上来询问我们要不要骑马,我迫不及待地翻身上马。牧民先是带着我慢慢悠悠地走了一段,我感觉不过瘾。在返回的时候,牧民飞身上了另外一匹马,一只手抓着我的缰绳,与我一起开始策马奔腾。风向我扑面而来,身边的风景快速移动,我兴奋不已,不由得放声歌唱。

草原人民不仅自由奔放,而且淳朴善良,热情好客。我们受到了草原人民最隆重的欢迎——献哈达。身着绚丽民族服装的牧民双手献上洁白的哈达,让我们每个人都品尝了蒙古特产烈酒“闷倒驴”,然后又品尝了甘甜的鲜牛奶,体验荡秋千、射箭、穿蒙古族服装拍照留念等特色娱乐活动。

草原的景色令我们流连忘返,踏上归途的时候,我在心里默默地说:“美丽的大草原,我们还会再来的!”

辅导老师 张树茂



剪纸 金猴献福

滕州一中西校 耿开升

年年岁岁,岁岁年年,春夏秋冬,四季轮回,伴随着每一季的花容草枯,我在这你儿已经生活了整整18个年头。

98年毕业,我直接被分配到你这儿。当我接到调令的时候,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难过的流不出一滴泪。当时就不想上班了,一个人出去闯天下。无奈父母不允,心不甘情不愿的踏进了你的家门。其实确切的说是有家无门,坍塌的院墙,凋零的校园,虽是盛夏,除了茂盛的野草,还是野草。

“贫穷,落后,偏远”是你的代名词,走到哪儿,听到哪儿,这几个字总是如影随形,有一句话叫“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就因你而得名。

我背着行李,从一个校园出来走入另一个校园,巨大的反差虽然不适应,但也无可奈何。

开学了,我第一天登上讲台,面对着几十双清澈的眼睛,我的心温润了许多。他们虽调皮,却很可爱;他们虽无知,却很淳朴;他们虽不拘小节,却也掩饰不住孩子内心的纯美。我一下子爱上了他们。

条件虽然艰苦,生活还是快乐的。当时六个人一个宿舍,下班后我们叽叽喳喳的躺在床上,谈过去,谈将来,有美好的回忆,也有灿烂的未来。那时的单身特别多,大家都在计划着谁和谁是一对,谁又在追着谁。这种日子一直持续着,冲淡了因环境不堪带来的落寞。

“苦也乐着”应该是当时最贴切的形容。那几年,每一次暴雨季节,我们的教室就会挤满了水,校园更不必说,水没到膝盖一点都不夸张。教室的水没法排出去,我们就站在水里讲课,来回行走都是光脚丫的,那时谁也不会笑话谁,相反的是大家一起嘻嘻哈哈,现在忆起来还津津乐道。

家长也很友善,周末我们不回去的时候,会让学生带点东西给我们,比如自产的花生,自种的瓜果,还有自烙的煎饼。我们也不推辞,心安理得的享用着。学生也会常常的找你来玩,邀你到家“做客”。那时的关系不是师生,胜似朋友。不费力成绩也很好。还记得在全区表彰会上,用“盐碱地里出高产”来形容我们的成就。那时的我们是知足的,是幸福的。

时光好不不经用,幸福的日子更觉短暂。随着结婚生子搬家,我们不再是朝夕相处,相濡以沫。原来低矮的草房不见了,水中嬉戏也成了回忆,教学楼,办公楼,实验楼,车棚,餐厅,水冲厕所平地而起。我们再也不用几个人用煤球炉做饭,再也不用下班了宅在宿舍里神侃。我们可以2元钱吃餐厅,可以去多媒体上网,可以去打乒乓球,可以去舞蹈室跳瑜伽……可是,可是,心中却控制不住的想回忆,想怀念,想找回那逝去的青涩情感。

青涩的回忆

李爱纯

飘落在岁月里的雪

滕州市大坞镇峰庄中学 吕奎

今年的第一场雪,比往年来的更早一些,更大一些。望着窗外飘飞的雪花,我又想起飘落在岁月里的那些雪。

雪,最先飘落在童年的记忆里。我的童年是在松花江畔度过的,东北的冬天,雪多,雪大。鹅毛般的雪花纷纷扬扬从天而降,煞是壮观,常常一下就是一天。我喜欢趴在窗子上,痴痴的望着飞雪的天空,浮想联翩。

雪停后,孩子们在雪地里奔跑,追逐,打雪仗,安静的乡村也因此热闹起来,充满了生机。记忆中,村子的西边有一个近百米的斜坡,那曾是我们的乐园。斜坡上厚厚的积雪被踩踏的坚硬而光滑,经冬不化,父亲给我做的那个敦实而精致的雪爬犁,是我最快的伙伴。我们从坡顶趴在雪爬犁上滑下去,呼喊和尖叫声在空中弥散。

少年时,爱约伴踏雪。一个雪后的夜晚,和三两好友漫步在田野小路上。雪铺满了大地,走上咯吱咯吱的响,正像彼时的心情,轻松而喜悦。月光如华,身旁的女孩明亮的眸子透着清纯,正如洁白的雪,却清而不寒,年少的我不敢正视,假装无意的一瞥,却记住了女孩嘴角浅浅的笑勾画了最美的弧线。田野空旷,夜色静谧,天空仍有零星的雪花飘落,世界唯美的如一个童话。现在想起,无垠的白雪似乎仍停留在那里,停留在年少多梦的岁月里,恬静美好。

雪,也飘落在求学的岁月里。高三的一个夜晚,几个同学在教室里燃着蜡烛学习,不知何时,天空下起了雪,我们顿时兴奋起来,放下手中的笔,一起唱歌,一起喊叫。寒冷的北风呼啸着吹打着教室的玻璃,雪花如柳絮在夜空中舞蹈,几根蜡烛映着几张红扑扑的脸庞。不知谁先唱起了流浪歌,慢慢的,兴奋变成了伤感。有人在黑板上涂写着歌词,涂写着决战高考,人生,命运的字样。字写得遒劲而张扬,仿佛写下了一种悲壮,每个人的眼中却都闪烁着光芒,嘶哑的歌声和着北风在飘雪的夜晚震撼人的情感。苦读的记忆,最深刻的,是那漫天飘飞的雪花和那个夜晚一起飘飞的歌声!

工作后,落雪的日子,惟愿蜷居屋内,红泥小炉,温酒一杯。或三两好友,对饮而酌,让雪且下去,莫问她落在大地还是树梢,莫问她落在河流还是山洞。瑞雪兆丰年,所有的雪,都落在了心底里,温暖柔和。

雪是冬的精灵,有了雪,冬的季节不再干枯。雪花是天空的舞者,飞舞的雪花让冬季的天空有了灵性。

雪,一年一年地飘落,落在岁月里,了无痕迹。人却一年一年长大,老去。落雪无痕,岁月有迹。